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三十九

題跋

題致堂胡公奏議後

致堂胡公此書忠直敢言似賈傳至今讀之流涕清江
曾忠節公娶胡公孫女封新平郡夫人藏此書甚謹有
塗抹改竄字易世後弗能有曾之曾孫以授長樂張坊
得其半而闕其前其前幅余及見之於豫章蔣君之家
二家各寶其所寶嗚呼安得好事者合而一之乎此書
建炎已酉歲上第三已酉歲人觀于第四已酉歲之前
二年人為誰臨川吳澄也

題長豐鎮廟學誌後

以廟祀先聖先師禮歟前世未之聞也民間立廟設像如郡縣禮歟近世未之聞也古長豐鎮張儀父知綱常所繫歸功於聖人廟焉像焉以示報本郡守縣令嘉其心春秋仲月上丁日分僚屬詣其廟行禮其禮絲是一方之民知所勸俗爲之移其於世教不無助也是以談者尚之嗚呼古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每歲八蜡雖百物之微無不報仁之至義之盡也有家者祭戶龜門行中當有國者祭社稷及境丙山川有天不者祭有神至尊至重者皇天后土也夫孰非報本也哉然而各有分限何也曰禮然夫子之功如天地豈直四方百物一飲一食之所可比王仲淹有云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然則人人當知所報也而報之有其道張氏之心誠厚矣而郡守縣令之嘉之也亦宜雖然予之所期進乎是因報本之心而求其所謂道者考文以益其質循名以得其實於事之已然理之當然洞究而無遺知道之在是而報本之心將日加厚焉而不能自已其真見卓識有協於禮蓋不待於予言也

題晉周平西改廟圖

剛惡之害人類蛟虎柔惡之毒人類蛇虺改過遷善之勇唯剛者能之周處少年之惡剛惡也是以一悔悟間爲善如此其力千載之下觀其圖尚慨想其風烈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世之柔惡者藏戈矛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悟又周處之罪人也

李宗明詩跋

予在知興豐城諸詩人游憲使陳公遠矣若楊養直若趙用信若蔡散胡璉揭侯斯鐵中之錚錚者來京師又見李宗明詩胡蔡趙揭伯仲間也豈非猶有龍泉太阿之餘靈鍾而爲人發而爲詩與何其詩之超超如此哉

宗明今爲參政公客晨夕見聞必有出於詩之外予將問焉

馮竇二子善事敘後跋

北平馮竇二家之子償金辭金其事與童蒙訓所載包孝肅公尹京時事正同二家非有所稽而慕効於所行偶與之合蓋良心之天自然而然時異而心則十也然包公之民有此善行不知其姓名爲誰馮氏竇氏因僉憲潘澤民上其事於臺故至于今有知之者翰林張仲勉與之同鄉知之尤悉往往喜爲人道而吾祭酒先生劉熙載又爲叙述以傳於世三君子之用意厚矣夫彼

之一善何暇計名爲之哉而君子能俾其事不至泯沒
流布廣遠萬一貪鄙有聞錄此愧悟寧未可以興廉讓
之風乎是則豈惟二氏子之善抑亦三君子之功也

跋廬陵公書後

廬陵公魁多士歷二十年位不至通顯蓋其時非媚柄
臣者不可以得志也國將危亡猶爲江西安撫招集烏
合之衆入衛不見容於內又以江廣宣撫出未及行而
國事去矣大兵臨逼邀宰相詣軍前陳相遁吳相泣不
知所措衆推公爲右相往軍前祈請至則初留夜逸趨
閩間關險阻卒以就俘求死不獲在拘囚中乃有知人
爲求誌墓者此其荅書也嗚呼慘矣

題陸傳甫墓誌後

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政君之孫傳甫粹行遠
識不殞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庵葬時江西運管黃侯
爲撰誌銘事覈辭達足章厥美後復改葬季子士橋自
記碑陰痛惻懇至允克孝慕於是知陸之世有人也士
橋字景薦介特寡合博記工文

題河南世系後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
有書院猶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葺而殤又

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爲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爲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題澶淵孟氏族譜後

昔周公大聖著大勲勞於天下元子侯於魯歷八世十四君至桓公桓公之庶長子爲卿傳家曰仲孫氏一曰孟係其別曰孟戰國時有亞聖大賢居鄒漢唐代生間人皆以儒學文藝顯聖賢之流澤遠矣哉臨川之孟其先自澶州伏道村徙開封長垣縣開封之初祖端拱間明經及第卒贈太子中舍一傳而著善再傳而侍禁三傳而特進公南渡四傳而中大公始居臨川臨川之系且八九世矣自端拱訖德祐垂三百年仕宦不絕與宋相始終而族親雍睦家庭禮法藹然聖賢遺風臨川故家文獻之盛未有出孟氏右者中大公之六世孫濬川寄示其父登仕君所敘族譜予三復焉噫古者公侯伯子男有國國統於君卿大夫有家家統於宗後世無建國之封無立家之仕宗法廢而族無統是以族之蕃衍

者往往散漫不可考今孟氏子孫雖當更運之後猶能
自振枝以不墮墜修其譜牒明其世次繩繩不紊以有
俟於方來用意遠矣其可謂無忝於聖賢之後者夫

題咸淳戊辰御賜進士詩後

咸淳辛未歲予與朱光甫先生同試省闈試畢同途而
歸今四十三年矣其子希一以戊辰特奏名時所得御
賜詩墨刻示予觀之泫然

題文公贈朱光父二大字後

朱光父先生工律賦爲舉子師尤精於校文少年貢于
鄉五舉推恩得官又兩與轉運司貢咸淳壬申主吉州

太和學事縣學春試時文公天祥張公槐應皆家居春
試取中第一名賦出自文氏第二名賦出自張氏人莫
不驚駭曰暗中摸索而得二倫魁之文異哉其年秋試
文氏子弟賓客投賦卷六十考校畢無一中選文氏閱
卷見先生批抹大敬服謂遭黜落宜當遂書古香二大
字寄贈云先生名桂發古香者其書室之扁也官至江
州德化丞子希一醇儒不墜其家學

題朱望詩後

父黨朱贊府之孫友人朱希一之子曰望年未三十而
能詩不陳不腐美矣哉吁望來前吾語汝陳腐詩之病

強學俊逸語亦詩之病望也審諸

跋梅亭李侍郎二絕句

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子法廢而族人無所統收族之道難矣哉故吏部侍郎梅亭李公爲崇仁達官其族伯父巨川少嘗從公之王父藏修翁學長而出者樂安石陂之鄰同宗幾不相聞公自成都運使奉祠家居而巨川之子春卿來謁公頗憶幼侍王父時知有巨川名字春卿出巨川手抄藏修翁與其兄縣尉外舅周府君倡和詩一編公覽之愴然歎留繼錄其去也賦二絕句贈別春卿自叙于左方珍襲以貽

子孫公不以貴而遺其族者卿不以遠而忘其宗蓋兩得之公之從子清孫會畿峻會孫積文孫元昇各有和篇而春卿之孫善述曾孫文從子應文定玄孫仁壽澤守護遺墨唯謹中更亂離屢失公所得前所錄諸石矣今又并刻所和之詩厚之至也亦必見李氏子孫之多賢也夫

題先月老人自誌碑法

達上之自爲誌者有之而必君道夫之爲是也似太蚤計然于觀世人誌墓或太立而涉虛或太損而失實孰能如自叙者之要乎君曾明臺無留精故其形於文辭者亦然懇懇焉志于孫多財益過易之以力學焉

之以好脩勗之以孝友其四
謀善訓遠矣君之子孫宜
何如哉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
美談善樂安何侯初登進士
江錄曹仕彌達彌優及宰興
錦鄉教以詩禮能化一鄉
兵雖漢之循吏何以尚茲
率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
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
不可化之化訖今不復弄
士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
行志願其人何如耳斯高
用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

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
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
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百
翁後輩尊稱爲見山先生矣
南西辟侯主管機宜文字朝
事不及上未幾銜石填海之
入市藥民間數年後還家以
壽終

題讀書說後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心能
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
以明此理存此心也此心

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誦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謔等之為無益與已不相干宜其愈讀之而愈不知味也故善讀者如啖甘必不善讀者如嚼蠟讀書者當知書之所以為書知之以好好之必樂所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跋竹居詩卷

尚書月湖何公威德尊愛吾鄉之望人其從子仲躬父清敏雅懷為其家之賢所居多竹因號竹居當時名士竹溪李君為之賦詩林陳運使野航謝常卿又嗣為之賦尚書公集中府司亦所以狀竹居也李君

二侍郎皆屬和尚書公之韻諸賢辭翰前後輝炳百有餘年矣竹居君之曾孫潤襲藏之以至于今時運遷革而故家之流風殆存且者固為之驚嗟又以嘉竹居君之有後云

題實堂記後

曩歲聞人稱江西行省省掾王瑄君實之美不知其為何官也延祐三年冬盱江饒抃士悅來言其邑宰之廉問為誰曰王君實見於是始信曩歲所聞之不虛士悅曰君實處新世一生天終始如一且予於是益嘉歎焉近年蓋則道者一往為利而仕殆如市門之倡穿

窬之盜。六其自。亦注所禁為人之所不為。苟可以得利。不顧也。故不能自守者十之九。明有不取者。偽也。偽於初任者。至再任而變為於一二年者。至三四年。去變君。實省。採時如此。邑宰時又如此。於年時如此。五年時亦如此。則其廉之實非偽也。審矣。君實惠於民。能於事多。可稱。而予獨深喜其廉。廉為本也。苟無其本。雖有他善。不足稱也。已。君實以實名其堂。有為之記。為之說者。予聞士悅之言。因著其廉之實。而附書于左方。

題李伯時九歌圖後并歌詩一篇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

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夢國所當祀。而况民間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邪。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惜以寄吾忠愛。繼繼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

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乙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素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在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

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也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况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六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一篇並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君也故原

特變上八篇之列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不親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為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托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記意且為巫者禮之辭而已蓋與前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共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後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歌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超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昧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遺巫陽叫帝閭為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曠海橫雲一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齋勻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鬻鬻怒夜猿啾啾秋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采蘭杜靈脩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妬坎坎鼓進芳醕耻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回

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題楊氏志雅堂記後

人之所志有雅有俗志之雅俗不同亦猶雅言之於萬言雅樂之於燕樂也貴游所事非聲色之娛則珍奇之玩而漢河間獻王獨好書史稱其大雅不群有以也揚氏莘故家前代嘗掌書監近年貳政府位中朝職外張者累家有亦顯且盛矣家不聚貨寶以愚子孫唯諸書及名畫墨蹟今即中士允曩從其父唐州使君宦四方又購書二萬卷益其先世所藏作堂以貯扁曰志雅其亦有慕於古之大雅不群者歟予聞異端者流之訾吾

儒也曰儒家器械備具之見不一用吾符寸鐵即能殺敵蓋幾儒之博而寡要云爾博而寡要猶譏諧而弗用其譏又當何如且夫大雅君子之儲書以遺後固將有所用也請言書之為用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亦不可無諸標記錄也而其要唯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標記標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穢哉與經一經與我一使身無過行心無妄思其出可以經世使心如神明身非血肉其究可以不世是則書之有

功於人人之有資於書而儲之者之所以有期於將來也。不然一一垂牙籤，新若手未觸，李邕侯之初音，豈如是哉。揚氏子孫其勉諸堂有記。

題鶴山魏公所撰二李墓誌後

宋東都二百年間，崇仁未有顯者。南渡後，四吳始以有學，有文，顯然居士布衣不仕，國錄免解，發身吏部，特恩補官，唯司封，踴進士選，僉書羅公尚書，何公侍郎，李公進士成名者，也侍郎之考次，琮父王考仲實，父所學與三吳伯仲為鄉里，後進師，宜顯不顯，臨印魏公為之誌墓，嘆其不逢，嗚呼，當時取士，拘進士一塗而崇仁一邑。

若吳若李，數人皆於是科不利，進士果足以得入乎哉。魏公所撰二誌，銘高古，瞻韓近代之文，鮮有其比。亦李氏一寶也。侍郎之曾孫，積出示魏公真蹟，因識其左云。

跋黃草講義後

黃草文炳，別去不翅十餘年。今觀其史評講義等作辭，達理長俱有可采。草之先君子，清節惠政，天所必佑，其多聞子也宜哉。

題延祐丁巳誌貢士詩

江西省試士與選二十有一人，省府命其為史王君，實持檄詣門，禮請赴省，敷造諸所貢士，蕭然清寒，頽然敗。

壁水雪相音其禮使人也各賦一詩為贈而已吾質跋履辛勤資履匱乏而以氣味之同得所贈詩如寶珠玉於是度越時流遠矣便道過予喜而書其贈詩之卷首

題李太白二詩後

太白詩中之聖其語有似乎天仙此二詩尤超逸然其指歸不過藉醉以遣累身太白嘗見司馬子微亦聞所謂坐忘者乎倘得聞之雖不飲一滴而百慮俱消豈必如劉伯倫阮嗣宗哉惜乎其有仙才而未聞道也

題鄧希武喪母雜記

儀禮曰繼母如母其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嫡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樂安鄧希武於繼母彭氏之喪哀疚痛切情見乎辭有通乎禮者有後乎俗者雖不一一全於古而其孝心則至矣哉史稱昔賢之孝於母大率皆繼母也希武質美學贍弥老弥篤凡事過厚况親喪乎喪過乎哀未及不可也觀過斯知仁矣吾於希武見之

題王景淵道書

世祖皇帝焚毀道家說誑經文此其一也宜黃王景淵留意仙學博覽異書引用脩真語言多有可采何不效張平升石得之薛道光輩自成一編以行於世又安用依附其所不足依附者哉

題習是病中所書字後

臨江習是六七歲已善書廣輪或五尺許運筆如飛似不經意而勁健道美雖老於觥翰者嘆獎不已外省上于朝一時傾動達官巨人目為奇童發充國學弟子員予囑博士助教令授之業以大其成越三年予以疾去官是年習生亦以疾還家其明年竟死年十有五噫人言早慧者不壽豈其然乎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一藝絕人而亦不能久於世何哉其父悲哀以其病中所書示予予亦為之泫然

題為教授家藏雪齋姚公墨蹟後

雪齋姚公辭翰逸邁近世鮮儔曩在京師識公之後子端夫綽有諸父風今觀昔教授家所藏墨蹟把翫不忍去手於乎中州遺老如斯人者不可復見矣為之悲嘆而志其左方教授得之於其外舅主水監水監管客公之門者

跋姜清叟書

郡人姜清叟工書嘗進之翰林學士程公公曰吾往來臨川數數乃不知有此畫史與同遊別墅留半月學士公既善之天師真人又喜之二人貴且富蓄古今名畫非一其於畫品高下瞭然心目間得二評亦可以收名

定價矣夫

題山南曾叔仁詞後

予久聞新城邑長之賢且能昨歲吾老友山南曾君作詞以美之已足竄前所聞矣因公事經吾鄉過吾門得望其眉睫聽其言論察其心胷益知其人之真有識有守如此為之民者一何幸哉時名位益峻聲實益孚苟有良史傳循吏舍斯人其誰樂道其善所以勸也

跋皮昭德藏李士弘所臨書譜

延祐五年澄以集賢直學士召脩撰書伯生將旨而南侍讀學士河東李士弘亦被命祠衡藏說事過家是年

五月與平江州判官清江皮昭德會于豫章留月餘款俟澄與伯生至澄以疾病六月始克就道至則侍讀公行矣臨別時以其所臨孫過庭書譜贈昭德意甚不輕蓋侍讀於皮氏昔為故舊今則婚姻而伯生與澄素忝其相知以士弘之後適趨逸而於親故慤懇繾綣如此亦其德之厚也

題李承旨贈吳璉手帖後

廬陵吳生儒家子中罹兵變掠賣于鄆之蘇家蘇為婚娶生往見承旨李公告之故公勉令報蘇待遇之意謂乎仁義之言哉生遵所教不敢有離心其後蘇竟焚券

放還吳之知恩蘇之知義可謂兩得然皆自李公教之
有德之言其有裨於世若此吳既來南寢食不忘公之
德藏公畫像出入與俱晨夕敬事焉予昔拜公于京師
今為識其左方蓋以嘉吳生之厚抑以嘆李公之不可
復見也生名璉

題姚博士與洪汝懋贈言後

豫章四洪黃太史之甥也王父之後有汝懋文工才俊
繇國學生預貢禮部蒙特恩出長東湖書院行之時博
士姚君所以教戒之者至矣尚思無負於博士之言哉
題甘公成詩集

延祐四年秋鄉試於文畢於東湖書院見一士問其姓
字曰甘公成示予書三帙皆律應度數之學此雖未接
然為士者往往不知而能究之不差可尚已今又見其
詩文一篇語甚俊拔噫才士也夫雖然詩文度數之外猶
有當學者亦知之乎

跋馮元益詩

穎川馮元益詩效陶靖節畫蘇州款其冲澹自然而然
非求工於一字一句者元益雖受特恩提舉江西等處
儒學事而科舉進取之文尤長且將以才進士名一世
不止於為詩而已

跋慈雲庵記

昔番易周君有慈雲庵以奉母當時鉅公及近時名士俱為作記君登進士科天既報其孝矣今君之子仕翰林集賢千載出補郡為貳乘而君之孫多賢而文比比取世科可待天之報之者未已也苟子子孫孫能立身顯親蓋不假夫鉅公名士之記而流芳也

題吳真人封贈祖父誥詞後

吳真人全節寄跡道家游意儒術明粹開豁超出流俗初後其師入覲大被眷知嗣其師主教錫號崇文和道玄德真人扈蹕日久特嘉其勞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

官其父越明年群臣例有封贈真人恩及二代生者封一品死者贈二品寵光榮耀儒臣或不能及制誥謹詳又前代詞臣所未嘗有也真人供給禱祠之臣也而能致此者固聖朝之厚恩而亦有由焉蓋其立心也異故其獲報也亦異其善不可一二數而其大者則好賢也夫天下之善莫大於好賢天下之惡莫大於妬賢世謂妬賢之人猶妬婦非特妬其得近於夫者雖見他人之姝亦妬雖見圖形之麗亦妬徐察之信然夫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怠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

大夫也所舉完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
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
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
學乎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語而深切教戒也真人非居
用人之位非秉用人之權而人有寸長惟恐其不聞惟
恐其不達嗚呼安得相天下而有是心也哉故推原真
人顯親之由而歸美其好賢之心以告夫千萬世之相
天下者

題嚴氏四世家傳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自傳行道不仗史筆垂簾陟士嚴鳳陽

自為其曾大父夷伯大父恕作傳又為其父前進士逢
元作銘其父之傳及其身後之傳皆其友朱同孫所註
雖無史筆書之而四世有四傳豈非欲如韓子之以文
自傳者歟其五世之曾嚴有孫復以四傳俾人題跋若
疑其文之不孤傳而外資於人庸詎知其資於人之文
果勝自作之傳乎有為之求予文者予聞命羞應禮辭
曰嚴氏蓋欲文之傳永久以顯其親揆予之文與草木
俱腐瓦礫同棄者爾奚可以塞孝子慈孫顯親之意哉
雖然欲顯其親者當務其本此非予之言也聖人之言
也顯親本於揚名揚名本於行道夫行道也者持循天

理不使有一毫私意人欲之萌身心粹然如無瑕之玉
與世儒浮華務外之學絕不同漢之黃憲當時目為頑
子故以庶人而名載史冊憲亦不過生質純美而已人
稱其淵乎似道似道且為人所稱况真能行道者哉能
行道則名揚矣既揚名則親顯矣徒欲托文以傳則歐
陽子送徐無黨序之甚詳文固不足恃也欲傳莫若行
道道在我求之已而有餘無所資於人也嚴氏子孫其
勉諸

題天文小圖

天如彈丸憲宮范銅為象外圓中虛通竅為星於內窺
之或易以繪其圖有二上上規自北極常見七十二度
際赤道南下規自南極常見七十二度際赤道北中規
以四宮半隱之星為標圖上際北極下際南極三圖若
合為一則於上規圖外增赤道至南極五十六度贏此
圖是也一百七萬一千里之圍而畫之於不滿尺之徑
中外官之名三家亦黃黑之象靡不具精矣老眼昏華
不能細辨得意忘象庶其可哉

題何太虛近藁後

夫言之秩然次序條理者謂之文文無待於作也後之
人口之所言雜亂無紀則必編構於思撰造其辭而后

筆之於簡牘古之人雖不作文孔子嘗云辭達而已此固作文之大法也而奈何作者之不知此哉東漢以來氣弱體卑無復有善作者至于今殆千餘年唐宋盛時號為追躋先漢而僅見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李晉之若唐李西若張文潛非不游韓蘇之門而竟未與韓蘇合一也茲書豈可易視哉表第何中大虛少負逸才弱已能詩而亦用意於文至順二年春予卧病顧予於病中錄示近作十數予讀之蓋優優升七子之堂矣予不勝其喜非私言也喜斯學之不孤也斯學也雖非儒者之末務而其格力之高下實由氣運之感衰闕繫又豈小小哉病餘倦於書喜之之極不能自已為書其後而還其藁

跋鍾改之詩

予未冠已聞名鍾改之先生為名儒今五十年餘始識其子士安而見先生所著之書所作之詩嘆慕斯人之不可復得也乃識其右方

跋長清趙氏述先錄

集賢趙克敬以盧龍世家譜來將濮尹趙子敬又以長清述先錄來脉譜克敬作錄亦克敬作也蓋盧龍之趙以遼大師衛國公為初祖衛公之子十有二按譜克敬

在第五支下而子敬述其父祖至曾祖止以上可不攷
曰聞之先人出自衛公第七支克敬所譜不載故特為
之錄以補其闕焉呼遼始終二百年間所得中國之地
燕山一道耳衛公遼之重臣子孫世祿不絕遼之未亡
也必無去其國而分適他國者盧龍而長清不知自何
年始其在金人有中土之後乎蓋不可詳矣夫文無所
於稽人無所於詢雖夫子不能以徵杞宋之禮况喪亂
流離之餘而推明一家之繫乎長清之趙三世以醫術
濟人慈祥豈第而不規利子敬為史庶平是皆有陰德
陰功宜足以昌其後而子敬之子有方進進於學者繼
自今子子孫孫果能才行聞於時勲名見於世自立
自成日大日衍則長清一盧龍也嗚呼由昔觀今盧龍
信有光於長清由後觀前安知長清不有光於盧龍也
哉長清之子孫其勉旃

題盧龍趙氏世家譜後

唐自中葉以降河朔弗靖豈無雄傑生於其間與抑有
之而況泯弗獲振奮以見於世與盧龍趙公思溫生唐
末材勇絕倫事幽燕而幽燕弗能存歸沙陀而沙陀弗
能有值遼室將興遂為開國功臣贈太師衛國公子孫
蕃衍爵祿累世不絕衛公十二子其五特進延威特進

二子其一節度使匡胤節度八子其七團練使為翰團
練三子其長團練使相之生七子七之三曰團練使洧
生六子六之二曰觀察使公為觀察之子鎮國鎔鎮國
之子驃騎居常九世皆仕於遼驃騎生建春徵士植徵
士生攷仕金為三司使三司生鉉軒逸士鉉逸士生穆
今為集賢司正以其世家譜示予予覽之竟為之喟然
嘆曰朱三移唐祚中原無人五十二年更八姓十四主
遼人起自荒服之外乘時拓疆得中夏燕山一道年代
獨久屹然與宋氏對峙為兄弟之國金人因之而有天
下之半皇元一之而有天下之全遼金至於今日國統

三易而趙氏一家歷仕三國垂四百年綿綿若此何其
盛也中更亂離謀記湮沒司直君攷詳纂述無所遺墜
于以見上祖宗根本之遠族屬枝葉之廣賢已司直君
字克敬賢而知學是以能然嗚呼趙氏之昌其承父哉

題晉雲巢春郊放牧圖

春盎郊原十牛在牧或奔或馴或行或息或前或隨或
飲或食或鼻浮水或背負人各隨其適牛不自知也牧
者亦何心哉噫善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

題毛宗文梅花二百詠

毛宗文梅花二百詠其開也曰客折一枝頭上插我遠

花邊行百匝忽然客問花如何看得入神渾忘答其落也曰海風捲水橫飛箭戟退花神人不見芒鞋破屐出門者萬玉枝頭無一片昔之詩人一句亦可傳名今於二百之中得其二焉多矣乎

題臧氏家譜後

世稱族之大者若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盛矣然王謝至唐崔盧至宋已泯泯不復有聞然則族之大者常有之大而久者不多有也臧氏自隋驃騎將軍傳七世至工部尚書之父始居饒之浮梁而尚書七子布濩流行其世爵之延家業之富木支之蕃遂為江東石族七百年而未替可不謂之大而久者哉噫三百年之唐三百年之宋此享國之最久者其間乃有七百年之世家歷唐歷宋而至于今傳曰臧氏其有後乎以今觀之尤信

題范氏復姓祝文後

大德十年二月乙卯真州范之才祝於其先考宣教君曰我祖涉衍文正歷世既遠考君養居唐氏生之才與兄順不幸幼失所怙隨母適周藉茲養育以成長大習學藝術粗賴溫飽以至於今既感其恩勉隨周姓每傷所思敢忘本祖姓久未復罪莫大焉不孝先兄去春早世歸宗之義有孤嗚呼哀哉我母已往於周所生一子

亦既有孫克承祭祀周氏有後范氏歸宗無遺憾矣我
母謹藏先世諾命可以馮依子孫之幸也伊我文正公
幼隨母適朱長歸本宗當時適之以為美事爰茲未裔
亦舉斯典今消吉旦祠廟復姓高曾祖考庶其來格皇
慶元年國子司業吳汝移疾還家道過真州之才之子
有元從沔陽教授蔣華子來見具道復姓如未汝按儀
禮喪服篇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云夫死妻稱
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
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然則古之隨母適人
者雖與繼父同居而未嘗易其姓察其祀也後世或有
貧不能自存幼未能有知依託於人至於易姓廢祀者
可悲也已范文正初冒朱姓舉學究既知所自出則復
范姓舉進士卒為宋名臣今有元克相其父效文正此
舉不亦善乎然文正所以光其祖大其宗不在復姓一
事宋三百年參知政事凡幾人而范文正公惟一入耳
繼自今有元用心立身一以文正為法則人亦曰是真
大實之後矣不然不可也有元其尚兢兢勉勉于茲是
年四月望日

跋楊顯諫諸葛武侯之辭後

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慮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

吾之關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顛之諫也至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亦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主之患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中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

書於國運實他表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顛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楊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哉讀者於石王良公魯書揚顛諫孔明之辭字字無其後出以示人予獲觀焉撫卷再三而不忍釋嗚呼則筆或者其亦有感於斯歟

跋吳真人閱嵩山詩

閑閑吳真人至大延祐欽承詔旨兩至闕下名山天宮龍焜煌照耀下土之一草一木靡不衣被恩榮矣况登餘暇泛

應從容珠璧之環綺縠之文燦爛於詩章吟句間又有以增
益輝光張君省吾親受筆墨之教紙尾奉卷欲省吾不滿
於伎而知進於道其意蓋深遠矣哉

題畫魚圖

昔之達士有云於魚得計夫得計云者以其潛于淵泳于川相
忘於江湖上下隱見來去倏忽自適其適自樂其樂而不
自知其然也若擬魚之名借音取義帶義兼義兼義願以悅世之
淺丈夫是欲誘魚以鉤餌待魚以罟罟豈尚可謂之得計哉
果有達斯趣者乎試以五言問諸畫史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二十九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三十

題跋

題孫履常法誦書司之官後序

壽司之爲人仁義之心惻然也履常之贈行仁義之言
諸如也以仁義之心得此仁義之言以仁義之言發此
仁義之心克之不可勝用也何往而不達今其筆端耳
人之契夫天者未有文則天之報人者庸有既乎於壽
可將行之際書于履常贈言之左

題朱文公敬齋箴後

敬齋箴朱子作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

動與違其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
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
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
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題宋文公答陳正己講學處帖後

朱子答正己一書備述爲學之功又規正己之失蓋以
其人有志于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若覺之用
心乎然澄竊聞之大功廢業况服齊斬乎古人居父母
之喪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樂斬齊唯而不對齊衰對
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况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蘇

兄弟文人爾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作文寔
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正己斬學聖賢身有母
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爲虛矣夫親喪
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
學歟朱子故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爲
之掩覆也耶

題康里子荆贈胡助古愚序後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學與才也皇慶初予識東
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
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且謁選吏部

受九品初職而又不端得孰不歎其淹滯而悼其屈雖
予亦不能爲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澗之人物發爲
盛東萊只平其首也古愚言論性標格藹然鄉先達之
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曾與之交欲進
其文於道期之者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自行文
不載斯道則文猶虛車也故曰篤其實員而藝者書子
淵所期將進之呂子之上彼悼之者悼其屈於一時爾
此期之者期其伸於百世也一時者人爵之貴其品秩
之升由人之所昇而不可必百世者天爵之貴其品秩
之升可躋乎極等皆我之所致而非人之所能裁削也
苟得是雖不得人爵無損也而天爵亦階之而升乎予
拭目以觀古愚之升

題范清敏公贈墨二序後

宋嘉定實慶間豐城范清敏公宰崇仁澄幼穉時每听
先大父對客談論亶亶道范公之政神明剛決公正審
悉不可一二計蓋自宋初以至季年邑宰未有能如公
者後爲郡守部使其政皆然澄既熟於耳聞及見公之
一筆於書者則知公非徒有其政而又有文有學有識
也第所見者不過剖折獄訟之語而於他文曾不多見
今忽見公贈墨工一序讀竟歎曰斯地而有斯人也夫

斯時而有斯文也夫公謂墨工之售墨不可輕售非其人則其墨適足以蠹斯文蝕吾道嗚呼嚴矣公以此為售墨者之戒則凡墨者之罪為何如哉觀公用此墨以蒞官臨民真無負此墨者使公得用此墨於皂囊之中白簡之上則弼遺補闕擊奸去邪上有補於君德下有裨於國政是豈小小哉惜公不得用此墨於彼而僅得用之彼獄辭訟牒也公之文既不多見而此文幾為人間苞苴廢棄之紙非吾友陳淵然之卓識高誥則公之曾孫凱何從而得此家寶也耶澄之所以把翫不忍釋手而重歎斯文之幸而存也淵然宋江西提刑諱杰之

子與范世端凱嘗仕於朝為贊儀署丞

跋鏡氏先世手澤

臨川饒熙則明奉其父處翁之手澤過予言曰熙之曾祖家富萬卷乙亥燬于兵吾父最喜觀史火後無書得之良艱百計購求弥勞弥篤晚年雖稍遂意然猶未備也隨所見有日抄且囑熙以寶其書熙不敢忘父命就曾祖所勅西園中構小閣以貯吾父所讀書予曰而父賢已夫得書艱而勸學若是彼多書而手未觸者何人乎今子度藏唯謹可謂善繼志矣子今曾祖早中童科長魁鄉貢推恩受祿未顯庸而歷運華而父精勤亦不

小試蓋皆福祉以遺後子其自勉以光於前哉

題得已齋叙記詩卷後

得已者何有吾之所自有也吾所自有者何可以自求
不可以言言也非不可言也言雖多無益也竊觀夫子
之與人言未嘗多也若利也若命也若仁也言之亦罕
言不多矣猶以為未而語子貢曰子欲無言聖人豈靳
於化今傳後而欲無言何歟此公傳後不在乎言也自
漢以下儒者虛言繼而實功微流而至於宋之末虛言
之激極矣西浙盛言吉甫蓋公不知是無害慕妄想也
昔在蘇其齋居曰得已公為之賦公之賦曰歲之詩之賦

之者伍伍什什而弥富彼官爵貨財舉世所者盛君之
操趣尚且視之如糞土以其為身外物故也而於身外
無益之言收聚不少疑若近名務外之障或猶畧塵粹
德之光乎崇仁崔令君與盛君交契深俾予增贅其言
予方以是充人充而効之可哉辭之弗獲聊為推明孟
氏之旨夫孟子所云得已者不失義之獲也所云不失
義者得已之種也而不失義不離道二事一事尔或窮
或達時之遇不同其所不失之義即其所不離之道其
所不離之道即其所不失之義道体義用非有二也學
孟子之學如之何有實功焉虛言其奚庸必也慎獨養

氣靡愧靡忤行吾正路動應無毫髮之差斯不失義矣
必也主一存心靡放靡馳居吾安宅靜定無須更之間
斯不離道矣實功至是則吾所自有者吾自得於已自
玩自樂之不服雖聖賢格言亦可得其珠舍其櫝得其
魚忘其筌况人之虛言綢甲蛇蛻而已予今復以甲蛻
進一覽而棄之可也專乎內勿徇乎外勉乎實勿炫乎
名他日有識之君子將喟然而歎曰斯人真得已者夫

題梁湘東王繹貢職書後

味柳子厚睢盱萬世之辭益以八荒四極之遠陰陽奇
僻之氣所產亦猶是鼎所象之物古有王會書不可得

見此書中梁肖繹所作也當今天下一統日月所照悉
為臣民開闢以來之所未見殊陬絕域異服怪形人所
駭慄者時獲目覩不待索諸書也繹圖僅僅二三十國
奚足多哉或謂肖梁無有是事繹作此以欺後世矣雖
陶穀跋語亦云斯蓋卑陋肖梁臆度立論未嘗讀史書
考事實具而然夫梁雖偏霸一隅然南朝四代運祚之短
者止二十餘年而肖衍一人享國踰於四十年元魏擾
亂故二十餘年魏人不以一矢相加遺境內小康多歷
年所為南北七代之最遐假小夷聞風慕利而來史不
絕書繹據實而書之豈欺也哉但元魏乃梁敵國以基

業則魏先而梁後以土地則魏廣而梁狹以勢力則魏強而梁弱肖衍嘗自求和而元恪不許魏分東西之後元善見始與梁通以魏列於貢職之首則欺也釋於君臣父子之道俱失而文藝精麗能詩能畫此畫之作在在極盛將衰之時不五六十年侯景兵入三主皆不得其死國遂以亡其事無足稱而人實此圖者却以其畫之工也觀其摹本有缺落字或謬誤梁史所載若扶南若林邑若婆利若干陀利及蠃蠃盤盤丹丹等並有使至而此無之宜借善本完補改正陶穀跋語亦紊前後之次穀初得於石重貴末年之丙午其年晉亡而失再得之於劉知遠初年之丁未庚戌漢亡再失復得之於郭威廣順之癸丑明年甲寅以待郎充學士又有跋語丙午至甲寅九年之間三姓五君穀仕晉為中書舍人仕漢為給事中視易姓易君如置棊曾不以為意而獨拳拳於此一圖之得喪不知其孰重孰輕也

題湯漢章為程周卿治病卷後

周卿之疾奇疾也湯漢章之醫上醫也微其人之醫斯疾不可得而愈微漢章之義斯醫不可得而致而微成父之文則斯事之義亦不可得而知也湯氏素號義門其好義也非自今日其為義也非止一義人所不知者

固多矣然為義者豈斷人之知哉為之者不斲人之知而樂道其善者惟恐人之不知也此文人之所以不能已於言哉

題朱法師求雨應驗詩後

泊然無心者佛老之源也而其流有氣學焉有教學焉以梵教咒雨呪晴而輒應西僧至今能之若夫專一氣以役鬼神以感天地南土往往以是相傳然得其真者鮮矣予聞達康稱頌心淵朱師求雨之驗師其得是真傳者歟師不肉食甚孝於其母又推孝於其外祖母有此苦行有此至行所養者有完而不挫氣學之本也蓋能以心帥氣故能以氣動氣而陽召陽陰召陰唯其氣之所使志為之帥志之所帥行為之本居畏壘之山而大穰居藐姑射之山而物不疵厲此克其學以造於仙者乎雖不能其術而知其理樂聞朱師之事而因勸世之道流以脩行也彼為道流而實非人類者能無愧於斯乎

題趙中丞述眼鑿說後

道濟天下而不有其功施及群生而不祈其報者此禹稷伊周之用心士大夫未必人人能若是也而况技藝之家乎古今之流最莫秦越人之若也其適周適趙適

秦隨時改變為老人醫巫婦人醫小兒醫以迎合其國俗
蓋亦為利焉爾故以輕身重財則列于六不治之一其
志可知也扁鵲猶然則於俗醫庸何責河南常光明精
專眼科河北老儒李彥政雙目失明跬步無進適相解
后惻然憐之為之畀之藥而其疾頓減於昔髮鬢有見
遂能扶杖以行藝既神矣又且卻所報而不受厚感其
德拳拳不忘於心延祐六年秋客金陵告之於其鄉達
尊中丞趙公公嘉其人以至筆之於書而予亦得聞其
事噫孰謂技藝之中有能若是者哉使世之士大夫能
以百死心為心則禹稷伊周之心庶乎其不泯矣政需
之竄也常光明醫之良也救人之疾而不圖其利庸人
之德而不墜其名二者皆厚之道也寡情薄義之徒受
人再生之恩如父母而亦旋踵忘之者其心之厚又薄焉
何如也一觀趙公之辭而兼顯二人之美所謂一言而
可以善風俗其若公之言也夫

題汪龍溪行詞手書後

書之藝言誥命古王言也下逮春秋諸國辭令之善猶是
以折強振弱漢初制誥溫季三代之遺風武宣不知高
文景時矣况東都以後乎自唐以來代言之臣至宋二
三文儒殆幾以加未能齊先漢也而駸駸近之閣古言

氣之高溢出法度之外不無傷於渾厚然視全而對偶
用事切實以誇精緻者相去遠絕也南渡訖于季年借
翰林學士頭謨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棲
憤何其感人之深哉蓋其製作為體不佞言語之二而
已之觀手其崇大秩雖一時不經之弊非大詔令也而一
珷之窺一齋之營亦粗得髮鬚云臨川吳公嘗讀事
識在方轉示者公之遠族孫巽元也

題劉端夫送萬國鄉序後

萬國鄉後厚和易達練於事坦坦然有樂事之公劉
端夫稱之曰正人正人之名豈易得哉劉公天下世一四

予知且善善之也長也國鄉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儀官與予始相識出示劉公贈言公之行予所敬服因
公之行從公之言則見公所善之人如見公也而善之
亦如公焉

題八瑞堂記後

皇上踐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為國子祭酒蓋以
望實選不以品秩論澄由國子監丞任司業朝夕事公
公為官長父年長恂恂焉視予猶弟也時公年六十有
五而公之父邢國公年八十有三顏若童孺氣若壯

予歲時教里幼禮及門致拜必抑損下接不自知其齒
德之尊煦煦焉待予猶子也其明生子移疾歸田雖號
在大江以南數千里之外而公一身之信厚一家之善
慶寤寐常佩服于衷也越七年邢國年九十皇上敦老
老之仁特旨錫燕三宮須賚恩賜渥洽朝臣咸至稱壽
文臣各爲賦詩而平章政事李公序之布宣上意爲邢
國爲人瑞奉旨於是以人瑞名其堂而翰林待制鄧侯
記之一時寵榮福祉之隆君臣父子之懿賓客僚友之
集京都相傳以爲盛事誠曠代所希有者予不獲供給
使令其間而於江南竊觀邵侯所作堂記爲之一復祗
歎而志其後云

題李思溫舉業景後

前浙東宣慰司都事李謙父之子思溫往年後予受尚
書九殷盤周誥詰屈贅牙舊註黯闇不明宿儒媿嬰難
語者悉暢其義洒洒可聽穎然特出秀於群弟子之中
年二十遊京師一二鉅公貴人器之以聞于上得補國
學弟子員貢舉行爲應試之文及投贈等作俱有可觀假
之年而進進何可量也不幸嬰疾以歸竟弗可療生至
元甲午卒延祐丁巳年止二十有四其父痛之不置卒
之明年予過儀真觀其遺藁亦爲之悲感焉天之生人

也與之才者或奪其壽從古以來至于今多矣是其關於一時之運數歟抑係於一家之福分與嗚呼

題蒿齋記後

齋者齋居之室也昔人之名其齋有曰竹者矣有曰榕者矣竹齋者以其齋外之有竹林也榕齋者以其齋近之有榕樹也齋而名蒿者則不然謂以蒿為齋非若竹齋之在林間榕齋之在樹側也而自以為名也蒿齋肇於誰乎儒學提舉李君肖翁所為也肖翁種學績文士流所推服家于龍興路之富州嘗教授於州庠仕而不離其鄉也及是提舉儒學事於遼陽則遠遼其鄉蓋六

千餘里遠近雖殊而重之如一遼東地寒市蒿席障蔽其上與四傍為齋居之室而名曰蒿齋人或哂其陋而君視之若廣居安宅然且自為文以記謂其中一和如春者仁也謂其制之廉隅中矩者義也噫世之人役外物以奉其身大率尚華靡而羞簡儉一有不備悵悵不自足衛公子之居室也其美其完一必曰苟無求美求完之心故夫子稱之肖翁不欲求完求美夫豈不能強力以辨一室而簡儉如此畧不以外物華靡為意其識趣為可如哉莊子書有遽廬之言遽之從艸註者釋為艸屋考之字書遽不訓艸艸屋之註疑非惟從竹之遽

字書釋曰竹席又曰蘆藪然則蘧當以竹而傳寫之誤以艸也今肖翁之葦齋以蘆藪為之正莊書所謂蘧廬也與然莊書以仁義為蘧廬今李記以蘧廬為仁義予未知其孰賢必有能辨之者肖翁歸自遼陽與予解后京師予見其所作葦齋記嘉之如夫子之嘉公子荆故書此為其記之左

題溫公日歷藁

溫公日歷藁二卷凡十紙備見荆公初行新法時事一卷自正月己未訖二月壬午一卷自三月壬辰朝訖是月壬子熙寧三年也公素善荆公呂獻可彈文公甚怪訝及是所為不合公意始懇懇言之上前又私書再三往復公之忠誠至矣其後公既大用悉改其法然荆公卒猶厚褒贈且曰介甫好處甚多但執拗爾公於國家之政事而故舊之義始終不渝噫孰有能如公者哉在趙子敬平章家獲觀此卷因識其末云

題赤壁圖後

坡公以卓犖之才瑰偉之器一時為群少所擠幾陷死地賴人主深其生謫處荒僻公嘗痛恨曹孟德害孔文舉謂文舉不死必能誅操其胸中志氣為何如哉身之所經苟有阿瞞遺迹則因之以發其感憤此壬戌泛江

之遊所以睠睠焉託意於赤壁而不能忘也不然夫豈不知黃州之非赤壁哉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託客之言公不自言也水也月也道士也神化竒詭超超乎遠遊鵬賦之上長卿之文何可髣髴其萬一公之所造如此而猶不能不有所託以泄其感憤者何耶殆亦示吾善者機爾公視操如鬼鬼猶可也當時害公者沙虫蜚蛆而已矣人間升沉興仆不過夢幻斯須之頃公豈以是芥蒂于衷也哉魯人范仲寬繪赤壁三賦而齊人張明德效之明德儒而通蓋慕公之文而起者卷首有東平王間堂承旨叙語予既因明德之畫而追憶前畫之慨間堂之不可復見也泚筆而識其左方

題閣立本職貢師子圖

閣立本職貢師子圖平章趙公子敬所貯立本書品超絕傳流殆六百年歷幾貴家而公得之是可寶也亦可慨也當時此人此獸中土蓋稀故圖以示後今遠方職貢靡所不有雖未觀畫已稔見之矣

題宣和畫女史箴圖

黃屋之尊而游意由藝筆法精妙規戒具存其圖女史箴與唐開元圖無遠矣異昔楚靈王聞右尹誦祈招之詩爲之饋不食寢不寐者仲尼歎焉今撫此圖不覺我

淚

跋葬說後

樂幼成葬說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論希求不已累
 歲暴露親喪大為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改掘他人祖宗
 之骨而望已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言有裨政教夫人
 子卜宅兆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為利後計哉或萌
 貪欲之心而便貪欲者之伎或持貪欲之伎而盡貪欲
 者之心一則小黠一則大痴噫可歎已余是以有取於
 樂氏之言

題物初賦序詩後

吾遊心於物此莊子之書述老子之書云爾後之人曰
 物之初也物之先也未有物之時也釋物為先訓義華
 矣且未有物之時而遊心乎是得無近魏晉清談放曠
 之習而使人無所執守莫可究詰乎老莊之學不然也
 物之初蓋有所指而言謂一物之初非謂萬物之初也
 在吾身之內非在吾身之外也以吾生身之所從始故
 曰物之初遊心物之初者真人之守規中也此人身要
 妙之境而文士亦或擬之於天地之鴻濛龍虎山陳自
 誠嗣老莊氏之學於此心知既其實豈徒既其文而已
 哉

跋張蔡國題黃處士秋江釣月圖詩

夫言心蔽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爲哉今讀蔡國張公題黃處士秋江釣月圖詩超超出塵言彼之外境而觀者因以得公之內境焉其澹也其易也其閑適也純乎一真心蔽自然無雕琢之跡蓋非學詞言者可到必其中之有所見有所養而後能也唯陶常妙處有此予敢自謂知言乎貞知言之人乃知予所知之非妄知也

題誠悅堂記後

孟子傅子思之學其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得親之悅爲得論親於道爲順悅親者人人可能順親者學希聖賢而後能也悅者順之基順者悅之極孟子言悅以該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誠身之學則豈人人而能哉夫一語之不安者誠也一事之以實者亦誠也而誠身之學則不止於一語一事之誠而已知性

盡心之餘養性存心之際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內省不
疚而無惡於志慎獨不欺而自慊於已夫是之謂誠身
必嘗用力於聖賢之學乃造乎此生質之美素行之謹
雖或暗合而終有未至也若夫悅親之孝則隨人品之
高下人人可以勉而為大而三牲八珍之奉小而啜菽
飲水之歡安其寢處時其溫清愉其耳目適其志意俱
可謂之悅也東人陳公嚴家饒財而善事親翰林學士
承旨李公扁其堂曰誠悅以人所可能之孝嘉之而并
以人所難能之孝期之公之待人也厚矣公及已逝子
彥微克肖悅親之孝不忝其人繼令以徃陳氏之家世

世有孝子加以禮文約禮進德脩業而至於聖賢誠身
之學有得焉則其悅親也亦將如聖如賢又非但如常
之人所能者悅親之賢有若曾閔悅親之聖有若舜文
夫如是其可謂不負李公之所期也夫翰林侍講李伯
宗為陳氏作記臨川吳澄復識其左方

王氏餅花瑞果詩跋

醴泉無源而出靈草無根而生世有是事豈曰無是理
哉餅水養花忽結異果其殆此類也邪聖人之言垂於
經者皆道其常而不語怪惟春秋一經常者不書非常
乃書非常者何變也異也吾觀憲使王侯先公先夫人

其於君臣夫婦之倫變而不失正所謂異而非常者矣
有異而非常之人則其所感必有異而非常之物應之
理固然也抑嘗聞諸先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於其言也無所苟王氏異果之瑞母之貞節所致與子
之孝誠所召與不可得而知也跡已陳而推測臆度其
由目不及睹而想象追賦其事雖可強而能然闕其所
不知而不苟其言者於此亦難乎其為弊也吾欲舍其
已往之非常者而為侯道其方來之常者可乎侯為義
臣節婦之子朝廷嘗用之意方隆而未艾侯之德行侯
之功業宜可傳千百世之遠而後無忝於承家之孝報
國之忠非但齷齪為廉謹循良吏而已也夫如是則侯
之一身將為國家之上瑞而於一花果之小瑞又奚足
以喋喋多言為哉

跋六龍圖

以飛龍在天騰百川雨天下逢此時見此象而有此妙
筆寓之亦氣數之參會也蓋建隆庚申後之所作

再跋曹壁詩後

詩以時論則周之曹詩殿變風十二之後詩以人論則
漢之曹詩冠建安七子之先予嘗為曹壁序其詩條二
十有六年矣曹之年首三十有八今六十有三矣時之

易往如此哉而人之重末可喜也於是因論詩而論其人論其時焉以人數不顧舉衰漢之人期盛世之士以時歟所顧輓下泉之終復閔睢之始也

題程縣尹光州德政詩後

自封建廢而為郡縣郡守縣令之職猶古之侯伯子男上之人寔與之分土而治其民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用得其人則如擇母以乳子用不得其人則如召狼以牧羊也由漢以來每以守令之選為重事至治政元之初詔天下舉首令燕人程侯居仁中所舉受特恩率洪之南昌南昌負郭邑地大之衆素號難治居省府

憲府之宇雖有長才者莫能獲展侯至官凡有可於民者為之唯恐後苟有不便於民者去之不憚難民有所訴或曉之以義使知愧而止或析之以理使知不可欺而退府史不得以售其奸胥徒不得以肆其橫服屬於官以蠹賊斯民者咸思棄公役而復民伍侯之能是者其美有四廉勤明敏而已可謂上不負明詔下不負舉主哉侯之考嘗守洪郡而侯復來宰洪屬邑其政蓋有光於先者焉前此侯任德安府判官以能官稱會光州有宿弊民甚困弊久莫能革河南省府命侯往治之侯悉除其蠹根光民感德入骨髓為詩歌以頌者成表

予過洪士民談侯之美籍籍既而有以光民頌侯之詩
示予予喟然歎曰方今主聖臣賢期措天下於太平安
得如侯者千百人布滿天下百里之邑乎樂道其善於
是書此于光民頌詩之右方

堊地索笑圖跋

索索索有心越難得笑笑笑無人敢輕誚圖圖圖模糊
復模糊跋跋跋透脫真透脫

跋荏平梁君政績記後

朝列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員外郎梁宜彥中昔為
國學諸生知其為美士公朝貢庶制行首擢科第以才

優字牧存歷數州皆有政蹟予嘗久而喜士類之可用
世又至吾儒科之能得人也

題真樂堂記後

昔伊尹耕於莘野諸葛孔明耕於耆陽蓋將終身焉既
而被三聘之禮值三顧之勤則播然而改感激而許由
是出任天下之重驅馳危難之間視其前日躬耕舊隱
之地若綢甲蛇蛻此明出處進退之宜者也河間劉君
天爵甫其初非因三聘一顧而出者發身儒學從事政
府游立治蹟以至於今浸浸通顯且將大用而悠然舊
居之思乃以躬耕畝畝為真樂堂記寓君之心殆無餘

蘊矣夫古人之仕有三行可上也際可次也公養則下
焉爾今人之仕欲如古之際可已不可得而行可可觀也
然則公養而已矣公養者不得已而仕也有志之士豈
以是為樂乎而沒溺於醉夢曾不一醒覺者舉世皆是
也孰有如君之有覺有醒者哉雖然仕進榮達之樂外
也隱退閑適而假物以樂亦外也劉君自有天爵之貴
其樂也無與倫蓋不在比趙村之田而在君方寸間田
也求則得之在義不在外惟此樂之為真其他樂皆非真
也得此真樂隱退閑適固樂仕進榮達亦樂其為樂也
不繫乎出處進退之跡而根乎仁義禮智之心斯記之

所未及言君其素之哉

跋朱文公帖

此朱先生遺金華呂子約書蓋慶元乙卯之夏也按先
生紹熙甲寅八月被侍講之命發長沙至中途已聞近
習用事而憂比及閏十月先生去國還家矣明年春趙
丞相罷呂子約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書云時事已非所
及不能復道則先生之憂可知矣其曰往者予弗及來
者吾不聞乃述屈子遠遊篇中之語屈子以忠放逐而
蔽君誤國之人方得志適與先生值之時同觀楚辭集
註釋此二句謂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知之何來者之

不得聞則世之惠迪而未吉後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則安能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書中述此二語而楚辭集註亦成於是歲先生之意深哉嗚呼忠賢得志之時少謏邪得志之時多因先生之書味屈子之辭令人悠然感慨於千載之下後有三十年大元泰定甲子三月十一日

題高宗御批後

開封石守信仕周克拍揮防禦節度等使宋初為開國功臣子深吉尚主其八世孫處厚嘗奉高宗御批以經武郎閣門宣贊舍人惟發遺袁州兵馬鈐轄子孫遂居

臨江又徙高安閣門五世孫珍字安道重交游輕施與國朝授承務郎廬饒等處哈喇赤長官因觀釋典忽有解悟脫屣世緣肥遯家山築水心道院延四方三教高人說空談有超然出離塵界之外臨江之士吃吃稱其美予謂石氏盛大綿遠前乎宋而已興後乎宋而未替非但三百餘年與國咸休而已人間富貴如春華開落如浮雲聚散何足經意閱歷多者自能照燭固不待闡楚師之藩而後知其為夢幻泡影也安道其有見於此哉

跋予昂為度人經

予於道家書自道德南華二經外俱不喜觀今觀此卷不能不喜也

題棣華軒記

翼城張遵信誠之四歲而孤其兄篤於友愛衣食長養之又俾從師讀書以抵于成才誠之以其兄之恩惟恐他習之易忘也請於其師欲如古人之實生其以朝夕恒接乎心目其師侯伯正父名其軒曰棣華而記之以文予讀之而歎伯正父之學非記誦詞章之儒所可同也夫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爾同本而分枝愛兄弟之身猶愛己之身也然本者吾身之所由以生者頑夫尚或

昧昧而不知愛况其所分之枝乎張氏之愛其弟弟之不忘其兄皆其良知良能之固有而豈由外鑠哉常棣之詩周公所作以爲上下通行燕兄弟之樂歌樂工歌之於燕飲之時因寓警戒之意以明兄弟之恩者也篇首二言託物起興而非有深義鄭箋孔疏以華之覆鄂喻兄之覆庇其弟鄂之承華喻弟之承順其兄則興而又兼比焉伯正父歷陳末世薄俗傷敗彝倫之事既足以誅其心使聞之者愧赧矣而棣華之名又下專取覆鄂承華之義也弟之於兄豈爲其有覆庇之德而後有承順之恭也哉天性之愛自然發見如草木之遇春

而生勃然不可遏也循性所有擴而克之鄉黨稱弟而
可為堯舜亦由是而已矣勿則敢行專倫行其所當然
之常長則博文窮理知其所以然之奧程朱之為學蓋
如此誠之其尚反身而求之哉

跋送范達夫序後

知其未易也吾有吾之所知彼有彼之所知吾能知吾
所知而已彼所知者吾不能漏知也然由吾之所知以
知彼之所知則彼之所知亦吾之所知也豫章范達夫
仕廣海憲府有政譽而予未之知若資陽郭居仁清江范
德機豫章范舜卿則予所素知者昔人之觀人觀其宗
族所稱觀其僚友所稱觀其交游鄉黨所稱居仁德機
達夫僚友也而其稱之如此舜卿達夫宗族也而其稱
之又如此以吾所知者之所稱知彼所稱者之所為予
雖未知達夫而今則知之矣於其慎操守也見其義於
其篤倫紀也見其仁有義有仁人道之大綱舉矣大綱
既舉不待一一見其目之細而其人固可知也達夫憲
府滿三考受朝命為南康佐屬予又將見其行事之目
以證三君之所稱尤信

跋永豐何縣尹德政頌

予家距永豐不滿二百里雖不同郡而聲迹常相聞如

縣尹何侯之廉嚴政迹洋溢乎四境之外予雖在京師
而來自吾鄉之人豐豐言之不置予亦獲聞其概夫今
之廢幾乎卓魯者同郡有金谿李尹鄰郡有永豐何尹
二人焉李尹已改除監察御史何尹之望實如此匪朝
伊夕必為某省所奪去果爾則永豐之民皇皇以失其
慈父母為戚噫吾將何以為永豐之民計哉

